



編修臣陸伯焜  
檢討臣彭元琬  
恭校

侍讀學士臣錢大昕恭校

卷二百一

續通志

列傳一

臣謹按通志倣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間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

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

前三行大按語低二格寫。臣下加等字。  
臣等謹按云云。抬頭仍頂格寫。

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略無增損頗為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考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略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為新志將恐架屋疊床徒多而不適於用無以稱

聖朝述作之旨昔歐陽修等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為考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刪又史

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  
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  
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  
馬光。朱熹。李燾。陳均。劉時舉。陳樞。薛應旂。王宗  
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  
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  
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  
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范垲。馬令。陸游。張  
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

鼎。劉昫。元好問。蘓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等。  
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  
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  
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  
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  
舛謬。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  
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  
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  
相沿襲。今既彙為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

茲於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為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別為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允為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唐

竇建德

薛舉 子仁果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蕭銑

杜伏威

闕稜 王雄誕

輔公祐

張善安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林士宏

梁師都

劉季真

李子和

羅藝

按班孟堅漢書改史遷之例。以陳勝項籍為列傳之首。自後史家咸宗之。范蔚宗後漢書首列

蕭銑以下分為第二卷此處刪

聖公盆子。以及公孫述、隗囂等傳。陳承祚、魏志亦首列董袁、劉呂諸傳。蓋草昧羣雄，皆為興朝驅除。史家叙述其事，以見創業之艱難。於例固不可略也。唐新舊二史，以李密、王世充、竇建德等為列傳首。蓋取斯例。但考李密、王世充二人，隋書已為列傳。鄭樵通志業經采入。茲既續鄭氏之書，不宜複載。自竇建德以下，則以類叙次，合為一卷云。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

按新史建德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之裔及僭號使人祠觀津

先墓事涉傳會今不取

少重然許材力絕人。鄉人喪親，貧無以葬。

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以給喪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為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按舊書及通鑑俱云安祖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

與此異。此據新書及隋季革命記。安祖刺殺令，亡抵建

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起乃謀曰今水潦為災民力剝散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遠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創夷未復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當建功於世渠為亡命虜乎我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蘆阻與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掠彼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為招無賴少年數百人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為盜安祖號摸羊公舊書自稱將軍通時鄆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渚間循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獨不入建德

漳南下加多殺掠

間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安祖為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眾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雞泊傾身接物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使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為亡狀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絢以數十騎去

追斬於平原。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之，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北薄壘，守兵潰。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為士達發喪。

並張下加 眾至十餘萬

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為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為長樂王。建元丁

丑。按大業十三年歲在丁丑，建德以丁丑紀元，必在其歲。新書繫之十四年，誤。又大業十四年即唐武德元年也。新書建德傳先書大業十四年，又書武德元年，亦誤。今並考正。署官屬分治郡縣。七

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通鑑作左禦衛大將軍，涿郡通守督兵三萬

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

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

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明年。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因請降。建德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之。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為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軍曰。先與琮有隙。敢妄動者。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冬至大會僚吏。有五

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

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作。國宜稱夏。建德然

之。按是時始改國號曰夏。新書於建元丁丑之前。已書更號夏王者。誤也。今刪彼存此。改元五鳳。

以德紹為內史侍郎。初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

兵略幽州。戰死。其將魏刀兒領其衆。壁深澤。衆十萬。建

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新書載在大業十二年。今從舊書。武德二年。

新書作元年。誤。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及德

紹曰。化及大逆不道。吾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皆

曰善。按建德起於羣盜。非真為隋報讐。新舊書載建德與其臣語甚詳。今皆刪。即引兵討化

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按隋書云：載之河間，斬之。具妻曹未嘗衣紈綺，每下城破敵，皆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隋宮人千數，悉放去，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為夏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右僕射。舊書作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餘隨

通鑑云：至襄國殺之。今據新舊唐書。

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

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聽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八月，攻洺州，陷之，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遣使朝侗，與王世充結歡，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宰相世系表：楊慎矜，突厥傳作正道。為鄖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刺史呂珉死之，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公主，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

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公主等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舊書作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彼悉力堅守，以窮就禽，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可乎？

建德悟，即釋之。建德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

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

讒，自刈左右手乎？後戰數不利，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

德復聽讒言殺之。政教益衰。據舊書增九月，建德自帥師圍

幽州。為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

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通鑑載此濟陰賊孟

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

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通鑑作獻說曰：唐據關內，鄭

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鄭二國兵不

解唐彊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而鄭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會世克遣兄子琬及長孫安世乞師。建德即令其臣李大師。魏處繪詣唐。請解鄭圍。秦王留之不答。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眾。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汴河西上。舟

獨以白  
營三里  
獨與數騎進未至賊

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三月。秦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頓六十日。不敢西。其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乘虛擣境。師有萬全。拓土

此上下面一析自解剛改。且有  
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  
拓土得眾二也鄭圍自解三也

而退下加注。謹按通鑑解見  
難善而洽。晉潘坂非不戰而能下  
若延列日月。世充破而達德仍不免  
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達德是時  
果集兵向秦。如隆牘。直趨大梁。未  
必不足以資洛陽諸軍之氣。特為諸  
將所惑。一戰被禽。而謂神非高。幾非  
天奪其魄者歟。

得衆。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  
西。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  
知戰。建德乃謝敬曰。今士心銳。天贊我也。方用衆議。不  
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  
甚善。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  
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  
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暮  
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五月。自板渚出。為陣西  
薄汜。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而前。秦王登虎牢城。望其

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  
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  
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  
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  
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  
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建德妻與其左  
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為  
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為威彊。今一出不復。非天  
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

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薛舉。蘭州金城人。

舊書云。河東汾陰人。父汪。徙居金城。

善射。殖產鉅萬。好

結納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隴西盜起。

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

酒。舉與子仁果。

通鑑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果。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

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果。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勳吏革命記。焦璐唐朝年代記。陳嶽唐統記。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及其黨劫瑗于

坐。矯稱捕反者。即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

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

它賊宗羅睺帥眾下之。以為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

牧。兵鋒甚銳。所徇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

以精卒二千襲之。過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

俄反風。綰屯氣色。曠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眾乘之。綰

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眾二萬降。舉大振。

進。仁果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為義興王。副之。

通鑑作興。仁越晉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

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按隋書煬帝紀。通鑑。薛舉率衆反。在大業十三年四月。新舊書本傳。但書大業末。至僭號。蘭州。始書十三年。未詳孰是。十三年。僭帝號於蘭州。通鑑。考異曰。唐高祖實錄。武德元年四月。辛卯。舉稱尊號。今從唐書舉傳。以妻鞠為后。仁果為太子。使仁果圍秦州。仁越趨劍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果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果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之。不得進。初。弼立李宏芝為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宏芝。從舉。仁果聞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

舉踰白改 舉畏王踰隴進之

高祖入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黃門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瑀。其家今存。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卒成大業。豈可一不勝。便為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即厚賜瑗。以為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一作長遜。古通。

用擊羅暎舉悉兵援之屯析塘以游軍掠岐邕秦王禦  
之次高塘度舉糧少利速鬪堅壁老其兵會王疾卧屯  
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觀兵於高  
塘殷開山傳作析塘誤析塘在涇州保定縣仁果嗣立都此恃眾不設備舉兵掩其  
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暎李安遠劉弘基皆  
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塘仁果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  
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  
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果代  
立偽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果滅

仁果多力善騎射號萬人敵性賊悍每破陣軍獲俘必  
斷舌刈鼻或春斫之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  
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懸以酢注鼻或杙其隱  
以求財舉每戒曰汝材畧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  
及繼立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  
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塘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  
衄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  
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  
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孫舊書作長孫或作長

挑戰不許下加注謹按通鑑輯覽  
大略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  
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  
略天授然兵家言靜若處女脫後  
若脫兔正復不外此道

遜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悉軍馳之。夜半至析城。遲明圍合。仁果率偽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首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按舉以隋大業十三年丁丑據隴西。唐武德元年戊寅仁果亡。實止二年。新舊本傳俱作五年。疑轉寫之譌。或僭號在十三年。而起事實事在十年乎。初仁果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悅服。初羗豪旁公地。通鑑作公地。附薛

舉及仁果敗。亦來降。留長安。公地不樂。帥其衆叛。新書公地

降。詔即統其衆。未幾復叛。今從通鑑。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所過剽害。至

始州。掠王氏女。醉寢於野。王取公地所佩刀斬之。送首

梁州。詔封女為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以財雄邊。好調人急。隋大業

中。補鷹揚府司馬。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

碩。李贇。安脩。仁等。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

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

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

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啟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脩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眾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署官屬。據隋書煬帝紀及通鑑事在大業十三年初突厥曷婆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為賊。何以求濟乎。廼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眾。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

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留何益。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慰結。謂軌為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寺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會軌僭帝位。建元安樂。按隋書煬帝紀及舊書軌傳初稱涼王即改元安樂今據新書及通鑑以其子伯玉為太子。長史曹珍為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業已為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

請行蕭訾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其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為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畧。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脩仁交怨。又軌子仲瑒嘗候碩。碩不為起。仲瑒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齎鳩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為用。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屬荐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欲離沮

其衆。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宜妄散。僕射苟悅人情。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脩仁兄興貴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為難。單使弄類可下邪。興貴曰。軌盛疆。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脩仁為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

守。又濱接戎狄。非我族類。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  
實融。未足吾比。軌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  
稱已為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為西帝乎。君無為唐誘  
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  
合宗蒙任。敢有他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脩仁等  
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舉柱  
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  
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  
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

心去矣。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為別。脩仁執送之。斬於  
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以興貴為右武侯大將軍。封

涼國公。

李愷傳稱右驍衛大將軍  
歸國公安興貴與此小異

脩仁左武侯大將軍。申

國公。鄧曉聞軌敗。入賀。帝曰。而委質李軌。聞其亡。不少  
感。乃蹈扑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  
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武周驍悍。善騎射。喜  
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  
周因去。至洛。為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

校尉還馬邑。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  
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  
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於眾曰。今歲饑。死者  
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軍皆憤怒。  
武周稱疾卧家。豪傑往候謁。因大言曰。壯士豈能死溝  
壑。今官粟紅腐於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  
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  
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郡中無敢  
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

守。

通鑑考異曰。創業注云。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

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按唐書

武周據汾陽宮。乃遣使附突厥。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

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

辯。破之。孝意奔還。雁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

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

以馬。其眾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為定

揚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為后。建元天興。初。上谷賊宋

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和。刀兒為竇建德所攻。金

剛救之。大敗。率餘眾四千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

進破滄州下加夏縣人王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

得之喜封為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平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侵并州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為賊所執舉軍沒仲文逃還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道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騎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滄州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周合關

賊將夏縣州改又詔永安王孝基等攻夏縣不克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

滄州下加秦

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自龍門渡河屯栢壁與金剛相持據通鑑增賊將尉遲敬德襲破永安王孝基軍於夏縣詳見孝基傳將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郤之蒲州降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饗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眾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饑引去王追至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斬級數萬金剛走介州官軍迫之以餘眾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為北軍翟長孫秦

武通為南軍。既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復戰，眾不為用，亦奔突厥。并州平，未幾，金剛背突厥，欲還上谷，為追騎所斬。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滅。

苑君璋者，武周妹婿也。武周將南侵，君璋諫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繼，不如連突厥與唐合。」

不聽下加 使君璋守朔州引眾南侵

從南面稱孤，是為上策。武周不聽，及敗，泣曰：「不用君言，乃至此。」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其兵。高祖遣使招之，部將高滿政勸君璋盡殺突厥以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眾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榮國公君璋復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

以城改 以馬邑

敗改叛

退保恒安。所部多敗去，勢蹙，請降。高祖遣使賜之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眾攜，不即決，恐衿肘變。」

生即單騎南奔。君璋諭返之。召眾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山川形勝，足以自固。突厥方強，我倚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唐使，送突厥。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久。之見頡利政亂，率所部降。入朝，拜安州都督。通鑑作隰州都督。今從新舊二史。封為國公，食五百戶。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按君璋降唐以後，無他表見。又翻覆持兩端，非唐功臣可比。新書與李子和等別為立傳。

今從舊書附武周傳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煮鹽為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謙為隋兵圍捕，左右奔散。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謙得免。遂引為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州，眾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隋守將李景度不能支，拔城去。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鎧馬數千，眾萬人。自號燕王，改元始興。通鑑考異曰：實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璨注正閏位，歷云：年號天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者，因縣

成宋庠紀年通譜開道年號始興未知孰是

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偽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  
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為兄弟，封齊王。開道引  
眾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眾。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  
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  
詔以為蔚州總管、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  
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  
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  
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為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  
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

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  
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眾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  
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罹患。頡利以開道善攻具，與俱  
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  
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眾益厭亂。初，開  
道募壯士數百為養子，衛閭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  
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  
偽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閭，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  
既暝，抱之趨出。金樹以其徒譟攻之，諸義子將搏戰，亡。

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開道顧不免。擐甲  
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  
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  
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詔以金樹  
為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  
少相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盜。後事李密為裨將。密  
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竇建德  
攻新鄉。虜黑闥。用為將。封漢東郡公。建德有所經畧。常

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乘隙奮奇。兵出不意。多所  
摧克。軍中號為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  
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  
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  
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  
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  
得夏王。即加害。我不以餘生為王復讎。無以見天下義  
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不  
從。眾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畧。今欲

皆敗死下加  
之兵寔感

建德故時左右稍歸

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兵討擊皆敗死乃設壇漳南祭建德自稱大將軍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卒往往殺官吏附賊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洺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黑闥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侯斤宋邪那率騎從

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左領軍王小胡為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洺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二月秦王破之於列人取洺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洺水士信死王阻水為連營分竒兵絕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為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洺水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

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

攻定州舊將曹湛新書作曹該今從舊史及通鑑董康買先逃鮮虞聚

兵應之詔淮陽王道玄為河北總管討黑闥戰敗死詳見

道玄傳 繇是河北復叛黑闥仍都洺州九月詔齊王元吉

擊之通鑑在十月遣建成將兵則在十一月不進又詔皇太子建成督兵

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與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追

北至毛州新書傳皇太子齊王恚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按館陶即毛州新史分

為二地誤今從高祖實錄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

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

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

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

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舊書本傳及高祖紀作葛德威勒兵

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

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

洛邀戰破平之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為盜據本郡以兵狗琅邪以西

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

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安撫使

盛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為大行臺元帥兗鄆陳

杞伊洛曹戴等州豪傑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

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

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

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或說圓朗曰聞公迎

劉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通鑑考異

曰革命記云盛彥師以世徹有虛名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按新書亦以為彥

三行未作第一卷山下另作卷續通志

列傳

唐二

蕭銑

沈法興

李子通

輔公祏

張善安

梁師都

劉季真

李子通

羅藝

卷二百〇二

師語今從通鑑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為司馬遣徇地所

至皆下復忌而殺之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

圓朗數敗棄城與數騎夜亡為野人所殺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梁安平王開皇初降陳陳

亡文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為羅

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

秀許之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

景珍為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

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

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乃遣人告銑。銑即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州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傑將推我為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完哉。且吾先人國於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羣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即以衆歸銑。用為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彊姓數百迎謁。未及見銑。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功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

誰肯為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公以進。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為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為政。銑因殺柳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為鳳鳴。通鑑作鳴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為孝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

通鑑作鎮周。王仁壽擊銑不能克。聞煬帝弒，乃與甯長真等

率嶺南州縣降於銑。銑遣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

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

附屬。勝兵四十萬，徙都江陵，復園廟。按銑僭號徙都本

書義寧二年僭稱帝，後書武德元年徙都江陵，誤分為

二。雖武德改元，即是義寧之二年。然兩號前後重出，易

於疑誤學者。武德二年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

破之，士死過半。新史繫之武德元年，今從通鑑。三年高祖詔夔州總

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偽東平王閻提。

銑恐諸將擅兵，寔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以黜其權。

銑恐不制 時諸將擅兵橫恣 銑恐寔不制

董景珍之弟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下

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降。銑遣張繡

攻之。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

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殺之。銑進繡

為尚書令。繡恃功驕蹇，銑又誅之。於是大臣舊將皆

疑間，多叛去。銑不能禁。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

兵順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

辰州道。會兵圖銑。黃州總管周法明趨夏口道，攻安

州克之。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

會兵四改 黃州總管周法明趨夏口道 會兵圖銑 稱法明為偽將 按通鑑法明以前真定 今襲據黃梅等四郡 五月乘降 授黃州總管 非銑將也 今從舊書

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偽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於廟。率官屬總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高

謹按通鑑輯覽  
都市下加注  
御批唐于劉據羣雄  
會則無救若薛仁果實建德  
輩其人固非能終為天下者即  
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  
都市之戮蓋以絕人望而精乳  
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  
事者不復不信即世克雖一時  
蒙貸而終為獨孤脩德所成又  
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  
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脩德與

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為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詔斬都市。自僭國至滅。凡五年。杜伏威。齊州章邱人。少豪蕩。不治生貨。與里人輔公柘約。刎頸交。公柘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狡譎多算。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其黨咸服之。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遣公柘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

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令公祐嚴兵居外自引親將十人操牛酒入謁破陣置酒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軍馬而闕稜王雄誕尤知名稜年長於雄誕軍中號稜

大將軍雄誕小將軍李子通始與伏威合後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得免隋遣虎牙郎將來整討之伏威大敗身重創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率麾下將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稜怒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

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携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攻歷陽。據之。自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皆自奮。守文化。及以為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歛。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

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預屬籍。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王雄誕。討李子通。禽之。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窋。伏威懼。乃入朝。以公祐居守。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

元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闕稜者。伏威邑人。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署為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稜功多。頗自伐。公祐既禽。誣稜與已通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

誅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伏威署為驃騎將軍。伏威令輔公祐擊李子通。以雄誕稜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為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於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蘓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張疑幟。夜縛炬於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

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蕪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開曉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督，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柘反，雄誕不從，遂縊殺之。雄誕愛人，善撫士，每破城邑，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封。太宗立，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世果

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輔公柘，齊州臨濟人。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總管，以公柘為長史。李子通據江都，公柘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柘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郤者斬。公柘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公柘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柘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伏威與公柘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

畧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祐僕射。陰解其兵。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偽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祐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祐為變。既行。左游仙說公祐反。公祐乃詐稱得伏威書。責雄誕貳。雄誕信之。稱疾不視事。公祐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吳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義不從。公祐知不可屈。縊殺之。乃紿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

月。遂僭位。國稱宋。建元天明。即陳故宮都之。以左游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由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公祐遣將拒戰。孝恭擊破之。詳見李靖傳靖乘勝逐北。至丹陽。公祐懼。棄城。將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其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祐棄妻子。與腹心士數十走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

師始公祐佐伏威據江東距公祐死凡十三年。張善安兗州方與人年十七亡命為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郭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兇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祐以為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唐書地理志武德五年以南昌縣置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安撫使李大亮兵至諭以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為部下誑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

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善安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為將士所制故自留不去耳新書叙大亮語其太畧今從通鑑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自稱不與公祐謀高祖赦之公祐破得其書遂伏誅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隋大業末為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土屬姓數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

左僕射下加殷羊左丞徐令言  
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  
為椽

將孫士漢陳果仁通鑑作執祐以誅宇文化及為名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為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武德二年自稱梁王建元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然專事威戮下有細故即誅之繇是將士攜解俄遣子綸新書作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為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法興

使將蔣元超戰慶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奔吳郡賊帥聞人遂安新書作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為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為生下加有餘則以賙人

仁愛下加歸者遂多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為生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羣盜皆暴忍獨子通仁愛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伏威合為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宇文化及之弒煬帝

晉陵下加以法興所署掾李百樂  
為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  
殷羊為太常卿司禮樂縣是

也。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揚子。間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為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攻江都。克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即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以眾萬餘降之。子通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柘拔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走太湖。裒散兵二

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徙都餘杭。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蘓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釋之。賜宅一區。田五頃。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為關吏所獲。並伏誅。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為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十萬。度淮。

屠竟陵沔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元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去輒燔廩聚毀城郭專以劫為資於是人大餒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愨楚謫南陽粲初引為賓客後盡食兩家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應戰淮源粲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為楚王遣散

騎常侍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聞君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似糟豚確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宏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為盜師乞

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按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二年鄱

王建元始興攻陷豫據豫章以士宏為大將軍隋遣治

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士宏收其衆復戰彭

蠡子翊敗死之

按隋書誠節傳子翊由治書侍御史為丹陽留守尋遣于上江督運為賊吳基

子所虜聞煬帝被殺賊欲請以為主不從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曰帝已崩子翊反其言于是見害

此云與士宏戰死事迹迥異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年月先後亦不合未知孰是

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太平

按唐高祖實錄士宏僭號

建元延康今據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

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

士宏獨有南昌南昌即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

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宏

弟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宏懼

請降其將王戎亦獻南昌地士宏復遁保安城山洞袁

人相聚應之為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宏死其衆

遂散按舊書王戎以南昌降拜南昌州刺史戎召士宏

密知其事發兵討之通鑑云士宏保安成山洞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未知孰是今據新書

按新舊二史並以朱粲林士宏張善安三人附

李子通傳末攷粲士宏皆自立名號與子通不

相下不當在附書之例善安與輔公柘通謀今

改附公柘傳末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結徒殺

郡丞唐世宗舊書作唐宗避太宗諱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

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僭皇帝位

國號梁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

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益川郡武德

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猪

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伺師都氣懈遣兵進擊

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大潰未幾以步

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及劉武周敗師都將張

舉劉旻相繼降唐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

曰隋亡中國裂為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

劉武周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

汗如魏道武新舊書皆作孝文按魏取中原在道武時今從通鑑引兵而南師都

請為鄉道處羅納之將出師而處羅死五年德操又悉

兵攻師都克其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

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赴之德操乃還通鑑載此事在武德五年新書

係之六先是稽胡大帥劉仝成以眾赴師都因讒見殺

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畧

故突厥盜邊無寧歲後頡利政亂太宗以師都勢危諭

之以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通鑑作劉蘭成經略之。多縱反間，離其君臣。數出輕騎蹂其稼，其將辛獠兒、李正寶、馮端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等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并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為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十二年。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隋末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為太子。第六兒為永安王，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

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眾乃散。唐兵起，季真與六兒

復聚眾，附劉武周。季真自號太子王。舊書：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

六兒為拓定王，迭為邊害。武德二年，六兒遣使請降，詔

以為嵐州總管。本傳失載，六兒降事據通鑑增。明年，西河公張綸、真鄉

公李仲文合兵討季真，亦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

山郡王。舊書作彭城郡王。尋復從宋金剛，金剛敗，秦王執六兒

斬之。季真棄石州，奔高滿政，俄被殺。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為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

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郡丞王才，數以不

恆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為太公。有騎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為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成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為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其弟子。升。於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六年。靜州山獠反。子和奉詔擊敗之。從本十一年。為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

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饗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為景辱。藝銜之。時涿郡號富饒。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恆。豈安人彊衆意。

耶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貨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内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暉為揔管。藝自稱幽州揔管，宇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義不辱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

地歸下加注 按舊唐書藝降在三年通鑑據實錄以為元年十二月事未知孰是今從新書

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預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恃功驕倨，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痕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

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安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安居外覺，變即勒兵攻之。藝敗，棄妻子，將奔突厥，抵寧州。左右斬之，傳首梟於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通鑑作曹州妖巫李言通鬼道，能愈疾，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毋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按杜伏威、李子，起於羣盜，自立名號，後雖降唐，終非純臣之誼。羅藝專制幽州，歸朝未久，卒

以反誅。新史別為傳，列於開國功臣之間。於論世之義，有所未盡。今從舊史，與輔公祐等合傳。

唐列傳卷之二十一 全



